

吳書八

三國志五十三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一本作師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爲掾皆稱疾不就

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

從征討呂布襲取徐州因爲之牧不欲令紘與策
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爲之屈
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
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
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陳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
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
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
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
皆與親善

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
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
曹公爲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
改號加封辟紘爲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爲
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

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旣非
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
言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
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

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

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
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
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
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
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旣成呈權權省讀悲感
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閥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
受北任嫌其志趨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
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
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
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爲之後以書屬琅邪

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聞而嘉之
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
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畱鎮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
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
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
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
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
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
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

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

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眾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

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

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

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卽有警急赴救爲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 臣松之以爲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闕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爲虛錯

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畱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

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覺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吳書曰絃見栴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

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旣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子立官至南郡太守尙書

江表傳曰立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絃

立子尙

江表傳曰稱尙有俊才

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
皓使尙鼓琴尙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晏言次說
琴之精妙尙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
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尙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
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栢舟惟栢中舟乎
尙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
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尙對曰大者有禿鷲小者
有鷓鴣皓性忌勝已而尙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
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尙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

皓云尙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
尙尙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
尙得減死

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
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
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
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
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
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爲峻喜峻前後固

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志林曰權又試峻騎上馬墮鞍

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峻嘗爲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爲尙書令後卒

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

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立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立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立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立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旣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媵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

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尙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

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尙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

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
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
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
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
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
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
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
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
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日宜依禮律其和
而有正皆此類也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
闕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卽位權
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卽位恐孤不能及
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
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
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 臣松之
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爲長幼也微矣

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
丹楊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
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

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尙書僕射卒

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遂改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爲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

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旣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

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尙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

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爲旣云橫目則宜曰句身

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於吳陞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

三國志 吳書 卷八 薛綜 七
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

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

糜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
香藥象牙犀角瑋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
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
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
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爲髮及臣
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搃殺
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儆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
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
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
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

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
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
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
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歲興
軍諸將厭患去畱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
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
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
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
之徒尙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旣
至有士氏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

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

史外掌眾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尙書遷尙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士寒坳

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滂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

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眾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

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

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

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翊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

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翊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翊弟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尙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縣縣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啟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

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
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
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旣訓頑蔽
難啟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
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珣忝千里受命
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旣顯
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
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
愚肩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
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

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
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
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
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
皆立史官敍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
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
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
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
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
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

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乎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旣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尙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旣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

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旣至洛陽特先見敍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于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王隱晉書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楊尹尚書又爲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爲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書八

三國志五十三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爲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

三國志 卷之九
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
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爲河內太守
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
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
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
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
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尙爲丹楊太
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厯陽馳書報瑜瑜將兵
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

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
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
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袁術
遣從弟胤代尙爲太守而瑜與尙俱還壽春術欲以
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
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
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爲
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
肉之分如前在丹楊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

三國志 卷之九 周瑜
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

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畱鎮巴邱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尙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邱縣也與後所平巴邱

處不同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畱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

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

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

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

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
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
用英雄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
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
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旣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尙在關
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
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
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
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

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
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
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
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
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
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
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
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

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
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
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
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
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
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
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
決之 臣松之以爲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
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聞
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

策瑜擺撥眾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
有謀殆爲攘肅之善也

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
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
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
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
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禿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
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
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忝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

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
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爲疾
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爲
後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
之

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
於瑜瑜用呂蒙計畱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
寧圍旣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陳會
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陳

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
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
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
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
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
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
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
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擧英雄又
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

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
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
而并張魯因畱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
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
陵爲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
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邱名同處異也

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
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
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

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尙簡
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
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
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
瑾交若飲醕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
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
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
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
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

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

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畱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

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尙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

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忝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

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三國志 吳書 卅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
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
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
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
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
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
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
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
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
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偪乎又自植盾

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旣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
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畱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
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
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
萬餘處地肥饒廬江商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
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
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
瑜時孫策已薨權尙任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
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

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與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厯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與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

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

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曰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

三國志 卷之九 吳書九
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

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一本遣遣周瑜助備 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眾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

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卽從之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

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

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
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
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
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
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
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
自規仍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

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
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
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隣界數生狐疑疆場
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
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
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
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
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
也今已得益州旣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
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

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日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于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勦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

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會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

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

吳書曰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

肅爲之冠

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旣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

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貫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

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

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尙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勸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

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諭何一稱穰侯乎兄今待公瑾旣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尙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三國志 卷之九 呂蒙
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
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
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
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爲蘄春典農
屯皖出鄉數爲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
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
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
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
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

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
之

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
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
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
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
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
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修外救必至不可
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畱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

三國志 卷之九
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卽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

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鄱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

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尙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立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立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

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畱孫河委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旣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

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尙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以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尙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

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誰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

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購艘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

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畱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

三國志
卷之九
羽之傳
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

羽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

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懺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

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旣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立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忘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下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故載錄焉

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吳書十

三國志五十五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
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
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
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
麋等轉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
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
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
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

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

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卽日病癘百餘日卒

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

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

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奸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

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疆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疆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

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畱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爲別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爲別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

及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
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
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
之轉相放效爲行旅大患後因詐言敕詔以部曲
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
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
呼親戚姑姑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
殺牛飲酒歃血與共盟誓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
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
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
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
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
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
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
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
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
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

嘗入其堂內母陳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

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邢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疆有膽略器用好一本無好字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陳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任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干人意尙忽畧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眾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

三國志 卷之十 六
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畱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投以御蓋

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卽勅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纁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

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 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旣出杜回

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尙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

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

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克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遠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遠以破敗遂降

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越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

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

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河口以柂閘大纆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

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艦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一作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爲吏舉計掾

補蜀郡丞頃之弃官歸家

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畱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爲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遄邁以三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

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

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

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
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
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
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
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
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
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
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
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

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
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威其言
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
受更生之恩逐之尙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
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

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
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
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
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眾皆懼惟
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

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
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
將議宐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
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卽是吾禽肅便
選千兵益宐宐乃夜往羽聞之任不渡而結柴營今
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宐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
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宐手持練身緣城爲
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宐次之拜折衝
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宐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
權特賜米酒眾殺宐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宐

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
肯時持宐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
孰與甘宐甘宐尙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
宐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
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宐一本作權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
權率眾七萬應之使宐領三千人爲前都督權密
勅宐使夜入魏軍宐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
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
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宐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

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卽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宐雖龔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宐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宐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宐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怨宐殺其父操宐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宐起曰宐能雙戟舞蒙曰宐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宐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宐厨下兒曾有過忝投呂蒙蒙恐宐殺之故不卽還後宐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宐宐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宐宐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

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獻欬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

人統與督張異等畱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轍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眾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

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旣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使卿在何患無人

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積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畱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便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尙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

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
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
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
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
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
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
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
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
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

內著而能屈彊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
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
信順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
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踳璣近務邀利於當年
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
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
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
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
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

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更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盛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旣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

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于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 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髮璋身次在後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

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眾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

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
適畢伺水長當下尙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
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
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
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
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
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徒會
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
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搴旗
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
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
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
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
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格上岸奉與將
軍唐咨呂據雷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
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
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
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
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

三國志
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
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
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
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陳中斬首數百獲
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將軍諸葛誕據
壽春來降魏人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
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
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
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
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

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
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日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
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
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
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
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
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
眾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
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卒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
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

三國志 吳書十
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書十

三國志五十五

吳書十一

三國志五十六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楊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構嫌

三國志 吳書 十一
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
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
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
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
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
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
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
守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
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
鄣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
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
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
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
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
往見賁爲陳安危

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
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
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
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
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

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
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立德遠布腹心求見拯
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
有異趣良用撫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
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
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
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
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
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
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
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
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
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楊深地頻有奸
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
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
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
六十九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旣嗣父爵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

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
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畱意於鄉
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
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
爲恭畱意於賓客輕財尙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
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

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
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
十三乃啟策乞以爲嗣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然然
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
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
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楊爲臨川郡然爲太守

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

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
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
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
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
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
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

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

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尙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祖中

襄陽記曰祖音如租稅之租祖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

三國志 卷之五
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鄆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祖中

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爲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爲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爲正始三年魏將蒲

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

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効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

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

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

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
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
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
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
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
畱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
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
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
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
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邱上迄西陵元

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
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
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
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
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
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
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
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
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

三國志 卷之十一
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楊湖孰領湖孰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眾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四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吳遷都督

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更

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

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邱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卽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畱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畱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

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
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
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
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
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
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詣嚴
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
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
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

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
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
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
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爲
先不足爲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
曲故憂兄事乞爲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
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指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後範
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
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

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閉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

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

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今人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

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畱橐臯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陳斬溺之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眾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

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旣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追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

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

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
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
大焉

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
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尙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
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
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
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

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拈陛下鬚無所
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拈鬚曰臣今日真可謂
拈虎鬚也權大笑

桓性護前恥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
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
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
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
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
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

文士傳曰張悛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
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

聞饑渴甚矣夫騷擾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

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愴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旣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

三國志 吳書十一
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恪大
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

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
綝所枉害

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
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
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
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
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

遇之時殊也

吳書十一

三國志五十六